

散文 第二名 方郁甄

個人簡介：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

碩士學生，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專業，曾獲：台灣文學營創作獎散文類首獎、第35屆金筆獎散文二獎、第37屆金筆獎散文首獎。

情書

Dear Mia，逃離那棟被稱作家的房子已經四年，一切卻只像妳舊日裡慣借我去看的現代芭蕾舞台上舞者的羅裙，在眼前翩翩旋舞了數圈，翻飛過去的彷彿不是真實的時間。

四年裡我不知不覺學會了笑，成為了一個能夠主動地與妳親暱地貼臉自拍的人。妳不擅長用手機自拍，拍出的照片總是笨拙；於是往往是我舉起了手機，將鏡頭調整至妳看起來最美的角度。只有妳看起來美是重要的，而我只需要笑著就好。二十來年以期待為名包裝對彼此的剝削需索到了後來，妳對我的要求就只剩下笑了，我既當不了妳理想的芭蕾舞女伶，也當不了女兒，一如結婚二十餘年來妳仍擺脫不掉少女息氣，也做不了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母親。

用嘴角牽出那條在人類表情中被判讀為友善與喜悅的弧線，如今對我而言已經駕輕就熟；然而我指認不出這樣的改變，究竟是發生在哪個剎那，抑或是花去了多少保有意識的時間來養成。時間不在我的生活裡，抑鬱滯住了我對時間的感覺；而過去妳是像在歲月的洪流裡屹立不變，彷彿將作為那個被旁人讚譽年輕的母親直至永遠的，如今歲月卻也爬到了妳的臉上，在相較於四年前已發展得更為細緻的手機相機之下，一覽無遺。但妳依舊是我眼裡永恆的少女，無論是我十歲的時候，或是我二十歲的時候。

妳總嫌棄自己老、自己能力不足，在那些別人大力誇讚妳的外表或者各種才藝的時候。從妳的眼神裡，我看見一種複雜的情緒流閃，直到與妳相處十餘年才逐漸明白，那是偽裝成謙沖自牧的虛榮滿足，像是甘泉流進乾涸的溪谷，蜜糖填滿飢渴的口腔。妳一直都是如此渴望掌聲，渴望青春永駐。

Dear Mia，童年時我總以為每個活過了二十歲的人，就是大人。直到與妳越趨熟識，我才明白，這世上多的是披著成人軀殼的小孩，那些在幼年童年少年未被填補的空洞，許多人一輩子都無意識地在追求著將它們滿足。

許多小孩的童年的課餘時間是由各種才藝班填補的；而我的課餘時間，有大半是由陪伴妳去上才藝班填補的。許多家長投注在孩子身上的文化資源，妳把它們大把潑淋在自己身上，像是為了保鮮什麼一樣。從芭蕾舞、肚皮舞、敦煌舞等種種舞蹈，乃至太極拳、螳螂拳、跆拳道等各類武術，還有瑜珈、粉彩、紙黏土……被妳車著在通往文化中心或者台南市區的道路上，前往那些許許多多的妳說妳童年未能構著的夢想，在一旁注視種種的我反倒更像是家長。

而有時妳准我報名自己想學的項目，我便努力地磨著那些自己感興趣的技藝，像初學腳踏車的小孩，搖搖晃晃但努力維繫著火苗一樣的勇氣前進，直到沒多久後妳跟

著加入同個才藝班級。在老師看來像是溫馨親子共學的場景，對我來說卻像是恰小心翼翼糊造起、妄想能夠用以獨自飛行的羽翼，被妳大張地撕破、拆卸黏貼上自己的背脊。

我害怕妳在各個場域卯足了勁與我競逐爭寵的表情。

妳善笑、善問、善交際，妳總向我炫耀老師誇妳，一面說一面著嫌著我跆拳道踢腿的姿勢、挑剔我素描的光影，最後總將我的頰肉橫向拉扯成歪斜的弧形：笑啊，笑！怎麼不笑呢！生得難看了還擺一張臭臉。妳的嘴唇快速的蠕動，臉上面無表情，對我而言卻是種冷靜的猙獰。妳從不曾去明白我無法笑的原因。

我無法笑，因為我身在一個無時不刻感到自己將被遺棄的家族裡。

婆婆要兒子，而妳希望自己若生了女兒則勢必得要漂亮纖細。作為愛情的副產品，我對妳而言是如此不討喜。我遺傳妳男人的濃眉、豐唇、單眼皮，我骨架粗大，且沒有甜美的女孩氣息，唯一遺傳妳的是那枚小巧而鼻樑極淺的鼻，然而妳痛恨自己的鼻，塌鼻狗一樣，妳的鼻是妳的倔強底下，埋得很深的自卑的形狀。我不符合妳對於孩子的期待，而在那所陰暗潮濕蟲窠一樣充滿惡聲惡語的房子裡，妳便將所有濃稠的情緒往我身上大力擲去，情緒變成鞭答變成打，變成疏離和陰晴不定。而我有和妳能夠比拚的倔強脾氣，越不討喜，越要存活。所有辛酸毒苦都要深深吞進肚腹裡，最早釀出的就是苦澀的表情，以及沉默但暴烈的反骨脾氣。

「你這囚仔遮爾青番、沒教示！摺按呢着加汝送去龍發堂！」叔伯嫌你便也一併嫌棄我：所有行為表情、外觀音調、生活起居。妳我都是這個房子裡的異域之人。妳感到抑鬱受困之時，便打我；我用身體盛接下那些雨點般的暴力與情緒，像迷惘的虔誠之人接下佛的道法，只能收下而不能明白其中的含意，未有語言能將之書寫成謁語片片。

作為孩子我曾以為母親是神，萬事萬能。後來當我明白妳從來是摸著石頭過河，缺乏安全感；渴望像妳少女漫畫裡的公主，有人能夠將妳呵護，我便偷偷下定決心做妳的騎士。但妳不知道。而在妳眼裡，我也像來自異鄉，某個妳難以明白的地方。

妳的異視與嫌棄讓我一輩子都在學習如何去愛我自己。

而後來妳也發現，我並非愛情的副產品，而僅是激情的副產品而已。

那男人在婚後逐漸褪去了白馬王子的光鮮衣裝，變得任性又缺乏肩膀，他不在乎妳在他的家族中感受到的濃烈排斥與不信任，他只是不斷的責怪妳自私、笨手笨腳、缺乏禮數常識以及妳的爛廚藝。妳或許曾多次詰問過自己：為什麼當初願意嫁給這個徒有外表與甜言蜜語，卻如此缺乏責任感的、男孩似的男人？而我混合了妳和他臉容的長相，像詛咒的延續。男人喝酒、嫖妓、嫌妳，而妳傷心又無處可去，妳的生命中剩下我和妳的抑鬱，而我的生命也得在妳的壞脾氣中跌跌撞撞地繼續。

我越行走，越意識到自己與那個男人如此相似。

我不是個稱職的女兒，更不是個稱職的女孩，十來年裡我掙脫妳要給我穿上洋裝的手，於是妳放我去路上裸奔，鎖上門要我不准回來；十來年裡我在和妳一起洗澡的時候用眼球舔舐著妳的裸體，直到後來妳為此將我驅趕，十來年裡我抽高、長壯，像是長成了一個年輕版本的他，只是更加沉默且帶著壓抑的神經質。

我年紀越大，那男人也越少回家。偶爾妳會望著我出神，妳是在我身上，看見了他的影子嗎？妳會因此也恨我嗎？

我多麼想娶妳，殺死他。

我多麼恨妳不愛這樣畸零的我，只因我永遠不會是個男人。

後來的大半生我都在學習，如何抓穩一個與妳相處的恰好距離。如何獨立行走，努力打理好自己一切生活，如何蜷縮在自己的軀殼中獨自思考、處理複雜的情感，排遣內在的空無感與憂鬱。

閱讀遂成為我隔開妳、隔開我與我內在翻騰而發疼的暴烈情緒的藩籬。書頁翻飛，一落落翻過了十餘年，一路上我努力地維穩自己、維穩生活，忽略所有小學與中學在家門外遭逢的拳腳與惡言惡語，努力驕傲地做一隻有尊嚴的怪物、書蟲、人際白痴、不男不女。那些傷害我的都將使我更強悍；直到很後來我才發覺，能夠傷害我最深的是妳對我的否定。

唯有背離，唯有逃。

我半壁的求學史是對妳的逃離史，但我所有的研究都是對妳的求愛。試圖理解妳、理解我、理解性別、理解婚姻家庭、結構問題、心理、情緒、創傷、控制慾、需求、血緣的意義；為何我仍屢敗屢戰，鏗而難捨地愛妳。

Dear Mia，記得我手上僅有的一張、進入大學前與妳的合照，是攝於高中畢業前夕，高雄市立美術館米開朗基羅大衛像的贗作前，妳挽著我的手臂，笑靨如花，而我的嘴角以一種顏面神經失調般的角度驚扭上揚，試圖去滿足妳自小嚴厲逼迫我掛上臉的微笑弧度。按下快門的瞬間，妳親暱地貼近我，而我在鏡頭前尷尬得鎖起了眉頭。

照片的拍攝角度製造了視覺迷亂，大衛像看上去矮了一大截，而身高一百七十四公分的我卻顯得異常的高大，身高和我差了將近二十公分的妳，站在我身旁如此嬌小，妳眼角的魚尾與臉上的細紋，也因光線與手機畫素侷限而不再明顯。

照片裡妳看起來像個少女，但卻是個母親。

是巧合，也是命運的惡作劇，一個之於妳無法之於我永遠無法抵達的場景，在一張照片裡荒謬地呈現。我們像一對母子，也像一對情侶。是哪個又有什麼樣的差別呢？

我多麼希望自己終將能夠毫無障礙地靠近妳，即便妳在過去多次拒絕，而我有時疲憊地難以擠出更多相信。

空間拉出的距離越遠，妳卻越試圖與我靠近。殷勤的電話、時常被我漏接的視訊、由妳刷卡支付的南北來回高鐵票。

一個南返的平凡假日，妳偕我去台南市，車在南方五月的陽光裡走，赤烈耀眼的流光在車內轉，妳細碎地向我講著工作的事，講著便抱怨起了自己的英文名字太過孩子氣，想要取一個更俐落成熟的名字。坐在駕駛座正後方，我透過後照鏡偷瞄妳的眼睛；對正就讀於英文系的我而言，這似乎是個妳用來拉近我倆關係的話題——身在一個於刻板社會認知裡應該對外語博學如英漢辭典的位置，妳徵詢著我，要我替妳命名。

「改成什麼名字好呢？」妳的語氣彷彿少女在向朋友諮詢小煩惱時般輕軟親暱，

落進我耳裡時卻像是細長冰冷的繡花針墜地的聲音，我不習慣妳待我這般溫柔，我因些許錯愕而沉寂了一陣，吞下幾口唾沫後才訥訥的回答：「Mia、叫 Mia 吧。」妳笑笑，問了我為什麼。「俐落好記吧。」我說，沒有給妳真正的答案。

我想叫妳 Mia——單音節輕快，宛如綁著兩根麻花辮的小女孩的名字，就像妳的本質，那個永恆的少女。

接受名字的人只需選擇接下抑或拋開；但命名之人的心思卻糾結複雜，一如 Jamaica Kincaid 的小說 *Lucy* 裡，母親為少女露西取的那個看似平凡的名字。直到書末，少女向母親問起自己名字的來由時，她的母親才緩緩的吐露真實：“I name you after Satan himself. Lucy, short for Lucifer.”她原先厭恨的、認為太過平凡的名字，事實上是神敵的名字，像某種逆轉，像在以為自知結局的棋盤上，被反將了一軍後，瞳孔中倒映的無限驚愕。我想叫妳 Mia，讀音是「Mee-ah」，與為了向丈夫復仇而手刃親生兒子的女巫米蒂亞，讀起來只差一個音節。

Ma 是媽，Ma 是妳，我自始至終都多麼地希望，妳高牆圍築的心中能夠有我也有愛。即便我再不討喜，即便我終究是妳眼裡不可理喻的異域之人。

抑鬱是童年的迷惘爛成青春期的傷，放到成年時已是大片大片的潰瘍。潰瘍是我的皮膚、我的胃、是我的疲憊，是我對自己逐漸沒了感覺。不痛不癢，不喜不悲，無情無欲，自恃如此疏離終將能將自己、將妳、將愛、將恨、將所有內心哭吼著的需求與不甘給忘記。

後來我明白，所有恨都是愛的變體。妳再曾經如何恨我厭我，其內芯都是某種彘扭的纏結感情，沒有純粹的傷害與惡意。而妳也只是太過渴愛而已。

Dear Mia，妳過去總說，妳的生命因著孩子在妳腹中的孕育，而滯住了步伐被困在那棟陰濕幽暗的房子裡，既脫不下絆腳的婚紗，也出不去；二十年已經過去，這次我想一把牽起妳的手，一起走到陽光普照的屋外去。